

蕩香零拾叢書



敬齋先生古今註卷之四

王摩詰送元安西詩云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
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其後送別
者多以此詩附腔作小秦王唱之亦名古陽關予在
廣（監）時學唱此曲于一老樂工某乙云渭城朝雨和
里離浥輕塵客舍青青和刺里柳色新勸君更盡一
杯酒和不西出陽關和刺里無故人當時予以爲樂天
詩有聽唱陽關第四聲必指西出陽關無故人一句
耳又誤以所和刺里離賴等聲便謂之疊舊稱陽關
三疊今此曲前後三和是疊與和一也後讀樂天集
詩中自注云第四聲謂勸君更盡一杯酒又東坡志
林亦辨此云以樂天自注驗之則一句不疊爲審然
則勸君更盡一杯酒前兩句中果有一句不疊此句

及落句皆疊又疊者不指和聲乃重其全句而歌之
予始悟曷日某乙所教者未得其正也因博訪諸譜
或有取古今詞話中所載疊爲十數句者或又有疊
作八句而歌之者予謂詞話所載其辭麤鄙重複既
不足采而疊作八句雖若近似而句句皆疊非三疊
本體且有違于白注蘇志亦不足徵乃與知音者再
譜之爲定其第一聲云渭城朝雨浥輕塵依某乙中
和而不疊第二聲云客舍青青柳色新直舉不和第
三聲云客舍青青柳色新依某乙中和之第四聲云
勸君更盡一杯酒直舉不和第五聲云勸君更盡一
杯酒依某乙中和之第六聲云西出陽關無故人及
第七聲云西出陽關無故人皆依某乙中和之止爲
七句然後聲諧意圓所謂三疊者與樂天之注合矣
俗語有心避謗還招謗無意求名卻得名此孟子語也

孟子云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俗語有任眞省氣
力弄巧費功夫此周官語也周官云作德心逸日休
作僞心勞日拙

蕭望之傳鄭朋楚志怨恨張晏曰朋會稽人會稽并屬
楚蘇林曰楚人胞急也治謂二說皆非楚志猶痛心
也楚者謂若捶楚然

後漢臧洪傳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注云漢法孝
廉試經者拜爲郎續漢書曰左雄奏徵海內名儒爲
博士使公卿子弟爲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
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
子郎於是負書來學者雲集于京師案范史左雄傳
備錄此事然雄前此嘗上言請孝廉年不滿四十不
得察舉若有茂材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班下
郡國明年有廣陵孝廉徐淑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

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子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淑無以對乃遣卻郡雄之始爲四十之請所以求合往古強仕之制且恐白面少年之亂政繼之過抑徐淑深加詰咎者欲以自行其言不少假借也而身忽自舉謝趙二兒爲郎何耶豈初志太銳迤邐至此而忘之耶抑謝趙二兒聞一知十果與顏氏等耶何其所言所行前後自相違戾若是其甚也蓋雄之意始上言時惟患天子之不我聽也已而班下郡國矣猶患天下之不我喜也故因徐淑之舉深詰而卻絕之及其所請之盛行也珍材奇璞亦頗沈鬱於下雄始洒然自悟嚮者之請有近於苛乃奏徵鴻碩居博士職且使公卿子弟爲諸生又見物議無他於是汲引廉建奏之天子而拜爲郎焉凡以自開

而自闔之自尊而自與之初無一髮爲己私計上之爲公是中之正士風下之合輿情但其幾甚微權甚密有似於繳繞耳史籍具在載究載復則舉主之得失與夫所舉者之當否又得而言焉三子未必有優劣雄意未必有厚薄始終之時異逆順之情遷首低所以生末昂舊詰所以激新奏也

史記扁鵲傳扁鵲者渤海郡鄭人也

徐廣曰姓秦氏名當爲鄭

越人而不著扁鵲爲官爵爲諡若字以爲官爵則前未始聞以爲諡則尤非其體若以爲字則史家無言首標其字而續書姓名者閒有之矣必在他傳附見或以字行者亦皆以姓冠其首此單稱扁鵲則斷非其字也又禮經言古人始生命名旣冠而後有配名之字五十而後有伯仲之字夫扁鵲之稱旣不與越人相干又略無伯仲等意意者其爲越人之號歟書

傳不著又不敢以自必每每問人人無知者頃讀道藏經軒轅本記乃始知扁鵲已爲前世名醫案本紀云得岐伯帝乃作內外經又有雷公炮製方又有扁鵲俞附二臣定脈經然則軒轅時已有此號今爲越人之藝獨冠當代故亦以此號之初非越人之自稱也

天體正圓如彈丸地體未必正方令地正方則天之四游之處定相窒礙竊謂地體大率雖方而其實周帀亦當圓渾如天但差小耳又地體凝然不動顯著直方之德亦得謂之方也故乾卦不言天圓而說卦則云爲天爲圓說卦不言地方而坤卦則云直方大
法華經說五欲曰淫慾曰睡眠曰飲食曰自恣曰貪欲由此五欲遂生一切煩惱故維摩詰云汝等已發道意有法樂可以自娛不應復樂五欲此言五欲可厭

正法可樂雖則云然終不能免愛著之病故佛說世
閒五欲樂或復諸天樂比之愛盡樂萬分不及一一
切愛盡雖復正法亦不足樂況諸天樂乎況世閒五
欲樂乎

東坡書韓幹二馬云赤髯碧眼老鮮卑迴策如縈獨善
騎按晉書王湛乘其姪濟馬姿容旣妙迴策如縈善
騎者無以過之此善騎之騎自合作去聲讀之書傳
中言善騎射者多矣今押作平聲定誤

老杜詩文思憶帝堯杜牧之詩文思天子復河湟東坡
詩文思天子師文母皆用堯典聰明文思語思字舊
兩音實作平聲用爲優

賈島詩云長江風送客孤館雨畱人此固無可取者然
倒其三二字云孤館畱人雨長江送客風則便入詩
家闔域矣又俚俗壁閒語風吹前院竹雨灑後庭花

其鄙猥甚者也若倒云後庭花灑雨前院竹吹風雖不能佳亦粗可道也乃知作詩鍊句爲先

小說載明皇游月宮聽樂事人多疑之以跡卽心此固無可疑者明皇喜仙而嗜樂性習體服與物合而爲一彼其霄漢之舉絲竹之音雖不寘想於一時而方寸之所固有者已去來於夢寐之中也然先夢月宮而後夢聲樂者神仙之事固在於有無之間而聲樂者乃其平昔所好所謂淪於肌膚藏於骨髓而不能自己者也當其始夢之時於其疑似之念乍萌於靈府故忽然神交於望舒之庭及其心適意暢之極則胸中固有之物不覺自至故卒聞杳眇之音焉此事槩可推見而世俗悠悠者因之附以怪誕之說則繆矣近世李致美作白雲亭詩云白雲亭上白雲秋桂棹蘭槳記昔游往事已隨流水去青山空對夕陽愁案廣

韻藻機屬卽兩切更無他音而李今作平聲用誤也
東坡赤壁賦云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
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李必以槳方光皆叶不容
有別韻遽認作平聲讀之耳

太史公載宰我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而李斯上書二
世云田常因取齊國殺宰我于庭是宜蘇子擿遷之
妄也史筆承疑一時誤錄容或有之然孔子弟子傳
與李斯傳所繫者大非若游俠貨殖之比自可審擇
而詳攷之而于一人之身旣以爲叛臣又以爲節士
使後人何所取信哉

老泉旣破楊雄太⑤以爲無得於心而侈於外又以爲
樂天爲之名以僥倖於聖人而已是謂雄之⑤無一
而可取也然老泉乃復作太⑤總例何哉⑤旣不取
則總例亦不作可也今作爲總例而無取於⑤是疑

其父而信於子也可乎老泉之意豈不以太玄實贅於易其書當廢而雄既立例矣又不可以盡廢之惟其總例必如此而後可耳噫言廢則廢言舉則舉既欲廢之又欲舉之吾不知其說也

痴傻丈人之承蜩也自謂我有道也五六累丸二而不墜則失之者鎚銖累三而不墜則失之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擿之也見莊子達生篇郭象謂累三而不墜則失之者十一爲所失愈多非也此乃謂所失愈少耳前累丸二而不墜則失之者鎚銖失者鎚銖謂其取蟬常失於鎚銖之閒習之漸久累三不墜則承蜩之失十僅有一至於累五與物化則承蜩之時恆若擿取此所謂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也郭既誤以鎚銖爲少故反以此十一爲多

列禦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

適矢復沓方矢復寓注云適去也箭適去復歇沓也
方方去也箭方去未至的復寄杯於肘上言其敏疾
之妙疏云適往也沓重也寓寄也弦發矢往復重沓
前箭所謂臂骨括而大者箭方適垛未至於的復寄
杯水李子曰注疏前後俱通惟方矢復寓此一句不
通蓋適矢已往之矢也方矢將發之矢也去矢復沓
前括而後矢之括已寓諸其弦上矣今郭謂方矢爲
方去未至於的義既詭激而且云復寄杯水於肘上
則元所措之杯果在何處乎

見田子方篇

胥易伎係於應帝王疏則云胥徒勞苦改易形容於天地
篇疏則云以是非更相易奪皆不得其說蓋胥易者
以才智妄易是非伎係者以伎藝自爲拘係故其下
文繼以爲勞形怵心者也胥上聲

歐陽公不信周易繫辭而於序卦則未嘗置論豈於十

翼舉皆不信略摘其一二而言之歟將各有其說或
閒有可否於其中也夫六十四卦固有伏見翻置者
亦有彼此對待者必以爲聖人一一而次第之則殆
有牽強之累必以爲後人所述特託孔子之名以取
信於世則是輕以誣聖牘也與其誣之母信信之此
蓋孔子見古之易書其諸卦前後相聯悉已如是因
而次第之以爲目錄云耳初非大易之極致也或者
欲以此爲義文之深旨則謬矣

老杜寄高適岑參詩云高岑殊緩步沈鮑得同行休明
意愜關飛動篇終接混茫舉天悲口駱宣嘉近代惜
盧王似爾官仍貴前賢命可傷以此詩證戲爲等篇
則此老未嘗鄙四傑也

葛洪稚川自號抱朴子著內篇二十卷外篇數十卷內
篇則多述仙人丹藥神變之事外篇則文字雜著而

已唐藝文志錄內篇於道家而神仙類闕之其外篇
正宜歸之道家而列於雜家類中蓋皆攷之不精也
柳子厚爲伯祖妣李夫人墓志銘末云艮之山兌之水
靈之車當返此子孫百代承麟趾誰之言者青烏子
青烏子葬書也李夫人葬時未必專據此書但文勢
至此因而用之耳然柳之抒意亦或用翟方進傳陂
當復兩黃鵠語乎案地理新書云孫李邕撰葬範引
呂才葬書所論僞濫者一百二十家奏請停廢自爾
無傳且具列僞書名件而青烏子葬經亦在其閒則
知子厚時此書復行於世也

楚潘尪之黨與養由基躡甲而射之徹七札焉札甲葉
也射貫七札言其能陷堅也晉呂錡射楚其王中目
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以一矢復言其射必中也事
俱見左傳成十六年然養字前後無音則自合如字

讀之而世俗皆從去聲其必有所本乎不爾則妄作者也

旅卦九三上九
旅之時各以陽剛居物之上俱遭焚毀故九三之象則云以旅與下其義喪也上九之象則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謂三上兩爻義當如是耳王輔嗣曰三居下體之上與二相得以寄旅之身而爲施下之道與萌侵權主之所疑故次焚僕喪而身危也王說雖近而說不明與者相與爲親比也三居旅泊之時以孤子之陽下比二陰喪亡之義也今止謂思及於二則王之說褊矣

周顗歎重桓彝云茂倫嶽崎厯落可笑人也渭上老人以爲古人語倒治以爲不然蓋顗謂彝爲人不羣世多忽之所以見笑於人耳此正言其美非語倒也張祐詠薔薇花云曉風抹盡燕支顗夜雨催成蜀錦機

當晝開時正明媚故鄉疑是買臣歸薔薇花正黃而此詩專言紅葢此花故有紅黃二種今則以黃者爲薔薇紅紫者爲玫瑰云

嚴武巴嶺答杜二見憶云可但步兵偏愛酒也知光祿最能詩步兵謂顏延年非阮籍也沈約宋書曰顏延年領步兵好酒疏誕不能斟酌當時劉湛言於彭城王出爲永嘉太守光祿則謝莊希逸也仕至光祿大夫

詩序國史明乎至以風其上疏曰明曉得失之迹哀傷而詠性情者詩人也非史官也民勞常武公卿之作黃鳥碩人國人之風然則凡是臣民皆得風刺不必要其國史所爲此文特言國史者鄭答張逸云國史采眾詩時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其無作主皆國史主之令可歌如此言是由國史掌書故託文史也苟

能制作文章亦可謂之爲史不必要作史官史官自有作詩者不盡是史官爲之也言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是國史選取善者始付樂官也言其無作主國史主之耳其有作主亦國史主之耳李子曰凡詩之去取皆關乎國史之手序因論變風變雅故下文復言風雅皆本於人之情性風雅無正無變雖皆出於人之情性亦由國史明乎得失之迹知作者之志所傷者人倫之廢也所哀者刑政之苛也吟詠情性將以風上也又知作詩者近能達於事變遠能懷其舊俗是以詩之去取無一之不當焉故曰發乎情止乎禮義夫其始也一出於人情而其終也常止乎禮義非洞達作者之旨何以至此哉子夏所以不推作者之功而於風雅之體禮義所止一歸諸其國史也言詩若子夏者抑可謂深於詩者矣今鄭氏乃謂詩無